

元遠山詩集箋注

施國祁注

元遺山詩集箋注

施國祁注

麥朝樞校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书名题签：沈尹默
封面设计：徐中益

元遗山詩集箋注

Yuan Yi Shan shiji jianzhu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307,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3 $\frac{3}{8}$ 插页2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4,101-6,000

ISBN7-02-000849-6/I·850 定价8.75元

出版說明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一一九〇—一二五七），是金源王朝的一個鮮卑民族歌手，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傑出的詩人。他在『論詩三十首』裏寫道：『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他以『慷慨』二字肯定了鮮卑民族的優良的歌謠傳統。這個傳統是整個中國文學史的現實主義戰鬥性傳統當中不可分的一部分。他自己的詩篇，也正是繼承了這個優良傳統的。在元遺山的時代，中國國土上發生了接連不斷的戰爭，初先是金源侵略趙宋，隨後又是蒙古侵略金源，都給各族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當元遺山誕生的那一年——明昌元年（一一九〇），正是金源這個國家的所謂盛世，但是全國的糧食生產，除去二年軍糧外，全國人民平均每人一年只有四十四天的口糧（金史食貨志一）。元遺山就是在這樣一個災難的年代裏長成的。因此，在元遺山的詩篇裏，突出地表現了他自己反戰爭、反侵略的情緒，這種情緒，是和他的悲壯雄健的風格相結合的。

元遺山詩內容是比較豐富的。而有關金源一代的記載，留傳却很少。清代施

國祁的箋注，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不少困難，這對於理解元遺山的詩篇是有幫助的。現在我社據道光初蔣氏瑞松堂原刻本排印，以供讀者研討。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元遺山詩集總目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後學烏程施國祁北研補

卷首

原序 例言 本傳 墓銘 世系 年譜

卷一

古賦四首 五言古詩六十一首

卷二

五言古詩六十八首 續編十二首

卷三

七言古詩三十六首

卷四

七言古詩四十二首 續編四首

卷五

雜言三十六首 續編三首

卷六

古樂府四十八首 續編二首

卷七

五言律詩八十四首 續編八首

卷八

七言律詩九十九首

卷九

七言律詩百四首

卷十

七言律詩九十首 續編三十三首 又一首

卷十一

五言絕句二十首 六言四首 五七言一首 七言絕句百二十六首

卷十二

七言絕句百五十六首

卷十三

七言絕句百六十首

卷十四

七言絕句百四十首 續編十九首

卷末

附錄并增 補載

元遺山全集序例

李序

中統本。

唐開天間、李邕、李白皆以文章鳴世。邕之所至、阡陌聚觀、以爲異人、衣冠尋訪、門巷填溢。白則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是豈懸市相夸、沽聲索價、而後得之哉。要必有以漸漬其骨髓、動盪其血氣、藻鬯其襟靈、故天下之人爲之咨嗟淫液、鼓舞踴躍、景附響合而不能自己也。吾友元君遺山、其二李後身乎。始齠能詩、甫冠時名已大振、尋登進士上第、興定正大中、殆與楊趙齊驅。壬辰北還、老手渾成、又脫去前日畦畛矣。君嘗言、人品實居才學氣識之上。吾因君言、亦嘗謂天下之事皆有品、繪事圍碁、技之末也、或一筆之奇、一著之妙、固有終身北面而不能寸進者。彼非志之不篤、習之不專也、直其品不同耳。

如君之品、今代幾人。方希刷羽天池、揚光紫微、不幸遘疾而歿。其遺文數百千篇藏於家、雖有副墨、而洛誦者率不過什得一二、其所謂大全者曾莫見焉。是以天下之大夫士、歎焉若懷宿負、而未之償也。東平嚴侯弟忠傑、有文如淇澳、好善如干旄、獨能求得其全編、將鋟之梓。且西走書數百里、命余序引。余謂遺山之文之名、有目爭睹、有耳咸聳、庸何序爲。惟君有蓋棺之恨、此其可言者、得以論述之。主上羈居藩邸、挹君盛譽、一見遽以處之太史氏。不數歲神聖御天、文治蠋興、稽古建官、百度修舉。其於玉堂東觀金華延閣之選、尤所注意者、曷嘗不設燎以待之、而側席以求之哉。向使遺山不死、則登鑾坡、掌綸誥、稱內相久矣。奈何遇千載而心違、際昌辰而身往、此非君遺恨也耶。尙賴柳如京之賢、有慰韓吏部之志、文工命拙、雖抱憾於九原、人亡書存、足騰芳於百世。顧余朴學、未暇題評、言念舊游、聊爲揚摧云爾。中統三年陽月、封龍山人李治序。

徐序

中統本。

文之爲物何物也、造物者實斬之不輕畀人、何哉。蓋天地間靈明英秀之氣、萃聚之多、蘊蓄之久、挺而爲人、則必富於才、敏於學、精於語言、能吐天地萬物之情、極其變而歸之雅。故爲詩、爲歌、爲賦、爲頌、爲傳記、爲誌銘、爲雜言、爲樂府、兼諸家之長、成一代之典。使斯文正派、如洪河大江、滔滔不斷、以接夫千百世之傳、爲造物者可得而輕畀之哉。竊嘗評金百年以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大定、明昌則承旨党公、貞祐、正大則禮部趙公、北渡則遺山先生一人而已。自中州斷喪、文氣奄奄幾絕、起衰救壞、時望在遺山。遺山雖無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爲不輕、故力以斯文爲己任。周流乎齊、魯、燕、趙、晉、魏之間、幾三十年、其迹益窮、其文益富、其聲名益大以肆。且性樂易、好獎進後學、春風和氣、隱然眉睫間、未嘗以行輩自尊、故所在士子從之如市。然號爲

汎愛、至於品題人物、商訂古今、則絲豪不少貸、必歸之公是而後已。是以學者知所指歸、作爲詩文、皆有法度可觀、文體粹然、爲之一變。大較、遺山詩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邁往之氣。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澀之語。樂府則清雄頓挫、閑婉瀏亮、體製最備、又能用俗爲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東坡稼軒而下不論也。嗚呼、遺山今已矣、靈明英秀之氣、散在天壤間、不知幾年幾時、復聚而爲斯人乎。東平嚴侯弟忠傑、喜與士人游、雅敬遺山、求其完集、刊之以大其傳云。陳郡徐世隆序。

杜後序

中統本。

自有書契以來、以文字名世、得其全者幾人耳。六經諸子、在所勿論。姑以兩漢而下、至六朝及隋唐前宋諸人論之、上下數千載間、何物不品題過、何事不論量了、大都幾許不重複、文字凡經幾手、左擗右撻、橫安豎置、搓揉亦熟爛盡矣。

惟其不相蹈襲、自成一家者爲得耳。噫、後之秉筆者、亦詗乎其爲言哉。今觀遺山文集、又別是一副天生爐鞴、比古人轉身處、更覺省力。不使奇字、新之又新、不用晦事、深之又深。但見其巧、不見其拙、但見其易、不見其難。如梓匠輪輿、各輸技能、可謂極天下之工。如肥濃甘脆、疊爲餽飣、可謂併天下之味。從此家跳出、便知籍湜之汗流者多矣。必欲努力追配、當復積學數世、然後再議。曩在河南時、辛敬之先生嘗爲余言、吾讀元子詩、正如佛說法云、吾言如蜜、中邊皆甜。此論頗近之矣。雖倡優駢儻牛童馬走聞之、莫不以爲此皆吾心上言也。若夫文之所以爲文、亦安用艱辛奇澀爲哉。敢以東坡之後、請元子繼、其可乎。不識今之作者以爲如何。或者曰、五百年後當有揚子雲復出、子何必喋喋乃爾。濟南、杜仁傑善甫序。

王後引

中統本。

正大中、詔翰林院官各舉所知、時閑閑先生方握文柄、於人材慎許可、首以元子裕之應詔、朝議是之、而天下無異辭。蓋子之幼也、已得其先大夫東巖君之指授、稍長、博極羣書、且多與名士游、故於蚤歲嶄然見頭角、肆筆成章、往往膾炙人口。貞祐南遷、文譽日崇、作詩自名一家、其於古調樂府爲尤長、不惟可以追配古人、而一時學者罕見其匹、士林英彥不謀而同、目之曰元子、尊之也。後雖知劇縣、入主都司、簿書倥傯之際、不廢吟咏。北渡以來、放懷詩酒、遊戲翰墨、片言隻字、得者猶以爲榮。閒作中州一集、旁搜遠引、發揚前輩遺美、其叙事之工、槩可見矣。國朝將新一代實錄、附修遼金二史、而吾子榮膺是選。無何、恩命未下、哀訃遽聞、使雄文鉅筆、不得馳騁於數千百年之間、吁、可悲夫。東平嚴侯弟忠傑、富貴而好禮者也。即其家購求遺藁、捐金鳩匠、刻梓以壽其傳、屬余爲引。余與子同庚甲、又同在史館者三歷春秋、義深契厚、固不當辭。然仁卿大手已序於前、顧余荒謬、安敢贅長語於其旁。感念疇昔、姑以平日親所聞見、

與夫同志之所常談者、書詩卷末云。歲昭陽大淵獻、秋七月、己丑、慎獨老人曹南王鶚識。

段詩集引

益甫本。

余亡友曹君益甫嘗謂予曰、昔與元遺山爲東曹同舍郎、雖在艱危警急之際、未嘗一日不言詩、迨今垂三十年、其所與論辨、歷歷猶可復。北渡而後、詩學日興、而遺山之名日重、世之畱意于詩者、雖知師宗之、至其妙處、而人未必盡知之也。自僑居平陽、時爲諸生舉似其一二、然以未見其全爲學者惜。間遣人即其家、盡得所有律詩凡千二百八十首、又續採所遺落八十二首、將刻梓以傳、以膏潤後學。未及而益甫沒、于後四年、子輓繼成父志、同門下客楊天翼、命工卒其事、俶落于至元戊辰之秋、迨庚午夏、首尾歷六十五旬有五日。工旣訖功、二子來謁、求序其事、踏吾門而請者六七至、無倦色而意益勤。余以爲詩非待序而傳者也、若

其刻詩之大略、不可以不言焉。姑摭實以題其端云。稷亭段成己引。

附黃選余序

架閣本。

金人元好問、字裕之、別號遺山、髫而能詩、下筆輒驚其長老、年甫冠、登進士、其詩文出入於漢魏晉唐之間、自成一家、名振海內。金源氏自大定後、頗尙藝文、優禮賢士、而崔立之變、駢首死難者不可勝紀、遺山歸然獨存。金亡、晦道林莽、日課一詩、寒暑不易。至本朝、才名益甚、四方學者、執羔雁無虛日。郝陵川謂其規模李杜、凌轢蘇黃。殆非虛語。遺山著述甚富、其所作金史、纖悉不爽、蔚爲一代鴻筆。至所編中州集、流傳不廣、人莫之觀。是集世無行本、惟架閣黃公在軒、手抄二十卷、藏之篋中、予爲補其殘闕、正其謬誤、凡閱月而告成。至篇什次第、悉依原本、彙付剞劂、俾海內騷雅共珍之。至順二年三月十一日、翰林國史余謙謹序。

儲重刊後序

弘治本。

嶠少時、間見遺山詩文於它集、輒喜誦之不置。及鉅鹿耿公典鑰畱都、嘗謂嶠曰、吾友段可求、家藏遺山集、日借讀之、而未竟也。吾老矣、尙冀一讀、子試訪之。弘治甲寅、嶠調官吏部、始得秘本於新安程公、亟納諸公、公喜動顏色、曰、刻本今亡矣、是不可使之無傳也。嶠因錄而讀之、乃知學士大夫慕尙遺山者、不但其文章之盛。蓋金本肅愼、入據中國、然承宋遼之餘、大定明昌之際、人才政治、在彼亦有可稱者、君子固不得而盡削也。天興播亡、文獻淪喪、遺山奔走流寓、不能自存。乃力以國史爲己任、網羅放失、諏訪耆舊、孜孜矻矻、幾三十年。雖沮於匪人、薄於既老、不克成書。其所自著、若中州集、壬辰雜編、續夷堅志、併茲集四十卷、則皆一代文獻之所萃。厥後元修金史、悉剽用之、向無遺山、則金源氏有國之故、存什一於千百、未必盡章聞於後世也。或者謂金之亡、崔立之